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6/56  
E/1991/6  
19 Dec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世界社会状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1年第一届常会  
世界社会状况

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临时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一、导言 .....	1 - 7	3
二、主要问题和趋势: 最新情况 .....	8 - 52	5
A. 体制变革 .....	8 - 18	5
政府的规模和作用 .....	14 - 18	7
B. 日益关注社会服务和福利问题 .....	19 - 33	10
1. 用于社会服务的资源 .....	19 - 22	10
2. 保健服务 .....	23 - 27	17
3. 教育 .....	28 - 30	18
4. 社会安全 .....	31 - 33	19

C. 环境问题 .....	34 - 38	20
D. 药品滥用 .....	39 - 44	22
E. 和平带来的好处.....	45 - 48	24
F. 结论.....	49 - 52	27
<u>附件:</u> 1983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纲要草案).....		35

## 一、导言

1. 这份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是根据大会1989年12月8日第44/56号决议编写的,该决议请秘书长“于1991年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份临时报告”。

2. 1980年代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在世界社会状况方面获得实际改善的十年,但一些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向后倒退,另一些国家则在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国际关系中几乎消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从而使这一领域发生了迅速而激烈的变革,关于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知识有了增长,各国政府进一步承诺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办法,所有这一切为未来十年的国际合作展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3. 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占发展中国家人口近60%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人均产量持续增长,使这些国家的收入得以提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停滞不前,并且向后倒退,因而使社会条件恶化,并使全球性贫困问题更形严重。有若干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恶化。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1980年代前几年气候条件恶劣,是造成农业产出、特别粮食产量的增长令人十分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国家在这种气候条件面前束手无策,突出表明了诸如灌溉等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区域和(或)国内冲突,特别是在西亚、南部非洲和中美洲造成了巨大破坏,阻碍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大多数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背负沉重的外债负担,使之难以改善社会条件,也不能为未来增长作好准备。尽管勾销了一些低收入国家的多边贷款,从而提供了一些缓解,但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偿还债务和不能进入商业信贷市场等问题,使其发展努力屡屡受挫。由此造成的进口能力的缩减并未因出口的迅速增长而有所改观。此外,初级商品出口的国际贸易条件一直很低,使问题更加严重。最后,物价膨胀,加之政策不健全,政策工具不恰当,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低,这些问题也阻碍了发展,使社会条件日趋恶化。在有些国家,需求的增长受到限制,向更

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转向过急,其本身就加深了危机,起码在短期内是如此。

4. 在这十年期间,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最为明显、最为剧烈的是那些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目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主要政治体制、财产权、经济活动的组织、社会安全和福利的安排,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只是有些国家变化极为迅速,有些国家较为审慎。由于变革过程还未完成,要报告其对社会状况产生的后果为时过早。

5. 尽管亚洲许多国家社会条件有所改善,但该大陆近一半人口仍在贫困中生活。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问题愈加严重,1980年代许多国家生活条件要么停滞,要么下降。消除贫困、改善生活条件已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十分优先的首要工作。国家间新的合作精神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开展的国际合作很有希望在未来十年中比以往更富有成果。

6. 当然,本报告仅能就这些趋势和问题中的极少数加以论述,而其选择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体制改革和社会服务及社会福利方面发生了急速变化,而且争论激烈。在环境、毒品滥用及裁军等其他三项主题方面,国际社会有了新的概念,并作出了新的承诺,从而朝着这些问题的解决迈出了一两步。本报告论述的主题主要取材于发展中国家和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的经验,而较少取材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不过,这些问题对整个国际社会关系极大。自《1989年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sup>1</sup>及其增编(A/45/137-E/1990/35)提交以来在国际关注的主要问题和趋势方面出现的最新情况载于本报告第二部分。

7. 《1993年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大纲草稿载于本报告附件之中,该草稿是在充分考虑了各有关组织与本报告相关的决议、决定和会议记录之后编写而成。第二部分所载资料和分析是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72号决议所提要求而提供的,该决议要求优先分析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主要指标。1993年《报告》大纲草稿将包括若干章,每一章专门讨论一个大主题,所有章节都与全球经济社会状况有关。整个报告都将特别注意妇女地位和状况。在选定主题、拟

定主题方向方面,征求了各区域委员会、选定的专门机构、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其他部门的意见。

## 二、主要问题和趋势:最新情况

### A. 体制变革

8. 显然,在1989年和1990年期间变得越发强劲有力的最重要的社会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建立和改革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在东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生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这些变革彻底改变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寻求建立新体制的势头也同样强劲,这些国家正在探讨造成投资生产率低、贫穷现象淹留不去的原因。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出现了新的道德观念,由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还由于追求更高的生产率,因而诸如家庭这样的基本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必须建立新的制度负起以前由家庭和其他制度执行的功能。几乎所有社会都更加积极地寻求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这些目标的实现还必须与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相一致,必须有利于动、植物生命和品种的维护。社会生产和管理之组织一方面需要生产者作出最大努力,另一方面还必须使人民能够享有人权和社会正义。政府机构和生产关系的安排都必须以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为宗旨。

9. 在东欧和苏联,政体形式以及政府工作所遵循的法律和程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变化方向是向人民大众负责,接受公开执行法律的约束,并有公众的积极参与,这些变化既迅速又果断。在非洲,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要求人民在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新的呼声。《非洲民众参与发展宪章》指出:“...政治过程必须开放,让人们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容忍差别,对问题寻求共识,确保人民及其组织和联合会的有效参与。”<sup>2</sup>几乎在整个拉丁美洲,独裁政权已为人民选举的政府取代。在亚洲,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大韩民国的政府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府工作。

10. 东欧和苏联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同时,还采取措施改革经济和社会体制,从指令式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各国改革的次序和速度有所不同。发展最快的是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市场。这些国家经济在建立劳动力市场方面发展缓慢。在创立资产市场方面困难更多。在生产资料领域建立私有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估价问题。对资产现有市场价值作出估计需要对产出流量、产出价格和贴现因素作出评估。由于不稳定性很高,对产出需求所作的评估极无把握。由于没有市场价格,对这一产出作出估价就更为困难。由于没有市场利率,也很难制定贴现率。因此,首批资产价格有很大的任意性在所难免;第二个问题是,由谁来拥有目前归政府所有的企业。随着资产市场的发展,最初所有者将赚得大笔资本收益,从而构成财富所有权不平等的基础。

11. 在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制度,对市场进行支持、整合和管制,并有许许多多的代理人。这些制度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公认可由法院公允执行的商法体系,便利货物和劳务交易顺利流通的金融机构网,为公众所信任的会计和审计行业,以及对市场中的一些代理人的功能进行管理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这些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每一项创新的出现都是为了应付挑战,而造成挑战的原因主要是技术的进步,因而需要以新的方式组织商业和工业。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制度的发展痛苦而缓慢,而许多仍然缺乏发达的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尖端性和多面性。东欧和苏联正在由指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努力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不大可能期待这一转变会迅速完成。

12. 东欧和苏联的变革一旦完成,将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后果,目前对此只能略见一斑。首先各种族间将会出现冲突,而这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几乎完全不存在。1990年底,逃避苏联境内种族暴力的难民约有60万人。<sup>3</sup>由于种族问题以及其他方面条件恶化,1990年约有40多万人离开苏联。<sup>4</sup>东欧的种族冲突也在不断高涨,对那里出现的类似的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尚无可靠估计。

13. 失业已开始成为若干东欧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1990年6月,匈牙利据报约

有57 000人失业;1990年5月,波兰有443 000人没有工作。估计到1990年底,波兰失业人数将达130万。<sup>5</sup>在苏联有人估计,1990年劳动力总数为1.355亿,其中800万人失业。<sup>6</sup>

### 政府的规模和作用

14. 在具有可资比较数据的国家中(见表1),按中央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在过去十年中政府的规模在22个国家下降,21个国家增加,还有7个国家几乎未变。萨尔瓦多的比例从20%减至11%,几乎下降一半,危地马拉、以色列、大韩民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和斯威士兰下降四分之一以上,它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津巴布韦的增加速度最快,从1981年的32%增加到1987年的47%。在这十年中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没有出现下降的明显趋势,虽然政府干预的性质可能有所改变。

15. 大多数以前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采取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政策,允许私营企业有更大的活动范围<sup>7</sup>。由于这些改革,私营部门企业及其产出迅速增长。在匈牙利,小型合作社企业在1988年增长25%。合股公司的数目从1988年的567家增加到1989年的5300家。<sup>8</sup>波兰的农民在整个指令式经济期间继续耕作,私人生产者占1989年所有农产品的75%,私营公司企业的数目在1989年从1 300家增至11800家。<sup>9</sup>在苏联,在1990年年中,(私营)合作社企业雇用了大约560万人,其产出价值估计达450亿卢布。<sup>10</sup>

16. 除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发达国家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拥有的数量不多。一些发展中国家自1985年以来已经把大约1 000家国营企业转为私营。几内亚政府把32家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计划再出售14家。加纳政府登广告出售32家企业。突尼斯决定出售11家企业并清算其他几家企业。<sup>11</sup>尼日利亚根据1990年通过的三年计划,将把92家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其中16家已在1990年4月以前出售。<sup>12</sup>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已将一些企业转为私营。在牙买加,政府到1989年为止转移的企业价值达\$8.7亿,并1989年撤出其对3家农工公司的投资。包括部分香蕉公司。墨西哥也把一些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

表1. 1981年和1988年中央政府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国别	1981年	1988年
澳大利亚	25.48	28.64 <sup>a</sup>
奥地利	39.67	40.88
巴林	33.04	32.47
比利时	56.18	53.20 <sup>a</sup>
加拿大	23.42	23.25 <sup>b</sup>
智利	31.77	32.54
哥伦比亚	14.69	14.03 <sup>a</sup>
塞浦路斯	27.70	29.76
埃及	49.71	43.71 <sup>a</sup>
萨尔瓦多	20.40	11.31
埃塞俄比亚	26.06	35.30 <sup>a</sup>
芬兰	30.13	31.90 <sup>a</sup>
德国	31.56	30.13
加纳	11.05	14.75 <sup>a</sup>
危地马拉	16.86	12.50
印度	18.00	21.95
印度尼西亚	26.58	21.30
爱尔兰	56.10	59.15 <sup>a</sup>
以色列	84.12	62.86
意大利	42.65	51.95
约旦	41.31	41.41 <sup>a</sup>
肯尼亚	30.71	29.28 <sup>a</sup>
大韩民国	22.38	16.74 <sup>b</sup>
马拉维	38.24	32.72 <sup>a</sup>
马来西亚	43.91	32.51 <sup>a</sup>
马耳他	37.18	38.90 <sup>a</sup>
毛里求斯	34.35	24.55
墨西哥	22.68	23.83 <sup>a</sup>
摩洛哥	38.59	26.60 <sup>a</sup>
荷兰	57.33	55.28
新西兰	43.73	45.36 <sup>a</sup>
挪威	42.40	46.59 <sup>a</sup>
阿曼	47.75	49.35 <sup>a</sup>



国别	1981年	1988年
巴基斯坦	21.30	23.93
巴拿马	35.91	33.26 <sup>a</sup>
巴布亚新几内亚	37.59	32.04 <sup>a</sup>
菲律宾	15.77	16.54
葡萄牙	47.14	48.56 <sup>a</sup>
新加坡	30.09	34.66 <sup>a</sup>
斯里兰卡	23.70	35.31
斯威士兰	39.65	25.47
瑞典	46.52	40.56
泰国	19.11	16.80
突尼斯	34.86	36.40 <sup>a</sup>
土耳其	23.85	21.4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1.23	36.94 <sup>a</sup>
美利坚合众国	23.54	22.75 <sup>b</sup>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32.37	28.31 <sup>a</sup>
赞比亚	35.58	37.68
津巴布韦	32.25	46.79 <sup>a</sup>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9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和《1990年国际财政统计年鉴》（1990年，华盛顿）。

<sup>a</sup> 1987年。

<sup>b</sup> 1989年。

17. 发展中国家在转移国有企业所有权方面遇到一些问题。由于资本市场仍未发展起来,因此私营部门无法在当地为购买大型企业筹到资本。预期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对殖民统治记忆犹新的国家,可能不愿意把许多企业出售给外国人。政府最急切的是出售那些亏损企业,而私营财团则最中意购买盈利的企业;供出售的企业和要求购买的企业在种类上也不对号。职员工会怕他们的成员会因出售赤字累累的企业而失业,处境类似的官僚也害怕失去权力和收入,他们都阻碍出售国营企业。

18. 发展中国家继续评估政府的作用。大家认识到政府不应从事经常是规模小、数量大(如零售业)或需要高度灵活性和反应迅速(如餐馆和旅馆)之类的企业活动。<sup>13</sup>大家普遍认为政府鼓励收取租金的就业机会效果不佳,因为除别的以外,它会鼓励有企业才干的人在这一行业赚钱而不去开展增加经济价值的活动。<sup>14</sup>一旦创造了这种就业机会,因这些安排而受益的人会结成一个“铁三角”来使这些安排长期化并从中得益,<sup>15</sup>例如政客要满足他的受益人,官僚要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等。同时,普遍接受的想法是有些功能必须由政府来做,还有些功能由政府来做比由非政府机构来做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基础设施的提供和维修,供应优质货品及包装相当重要的其他货品,管制某些市场及其机构的运转(例如货币和信贷市场以及金融机构),防止财富过度集中,消灭贫穷以及保持高水平的资本累积等,都是政府可以从事的有利于经济的活动范围。此外,还着重强调政府维持合理的财政和货币稳定的重要性。<sup>16</sup>最后,大家看到政府有选择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可以对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作出重大贡献,就象大韩民国政府自1960年以来所做的。

## B. 日益关注社会服务和福利问题

### 1. 用于社会服务的资源

19. 在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用于社会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住房和社区环境、娱乐、文化和宗教事务)的开支在总开支中占很大的比重(见表2)。14个发达国家有1987和1988年的数据,其中只有联合王国的社会服务开支在中央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低于50%。这个比重在奥地利超过了70%,在芬兰、爱尔兰、卢森

表2. 各项社会服务支出占中央政府支出总额的百分比。

				社会保障	住房和社	娱乐、文化	
	年份	教育	卫生	和福利	区环境	和宗教事务	共计
娱乐、文化							
和宗教事务							
和服务							
共计							
<hr/>							
<u>工业国家</u>							
美利坚合众国	1988	1.67	12.48	27.63	3.85	0.26	45.89
加拿大	1988	3.09	5.89	35.39	1.93	0.76	47.06
澳大利亚	1987	7.04	9.58	26.96	1.65	1.31	46.54
新西兰	1987	11.11	12.42	28.01	1.71	0.43	53.68
奥地利	1988	9.30	12.78	44.78	2.75	0.66	70.27
比利时	1987	11.99	1.82	40.05	2.44	0.91	57.21
芬兰	1987	13.85	10.61	34.44	1.69	1.54	62.13
爱尔兰	1987	11.80	12.45	25.31	5.02	0.26	54.84
意大利	1988	7.62	10.41	34.90	0.52	0.88	54.33
卢森堡	1987	8.99	2.14	48.26	1.56	1.39	62.34
荷兰	1988	11.85	10.86	35.08	4.54	1.00	63.33
挪威	1987	8.21	10.72	35.05	1.09	1.24	56.31
瑞典	1988	9.17	1.12	50.45	3.71	0.70	65.15
<hr/>							
<u>大不列颠及北爱</u>							
尔兰联合王国	1987	2.20	13.57	29.05	1.86	0.46	47.14

				社会保障	住房和社	娱乐、文化	
	年份	教育	卫生	和福利	区环境	和宗教事务	共计
						和服务	
非洲							
博茨瓦纳	1987	18.13	7.44	2.82	8.18	1.20	37.77
布基纳法索	1987	13.97	5.22	...	0.22	1.32	20.73
埃塞俄比亚	1987	10.57	3.56	5.16	4.11	1.26	24.66
加纳	1988	25.71	8.95	6.88	5.00	...	46.54
几内亚比绍	1987	5.20	5.40	8.75	8.33	0.40	28.08
肯尼亚	1987	21.55	6.08	0.11	3.36	4.41	35.51
马拉维	1987	10.05	5.90	0.14	1.86	0.30	18.25
马里	1987	9.75	2.60	2.91	0.38	0.57	16.21
毛里求斯	1989	14.16	8.92	15.25	4.35	1.43	44.11
摩洛哥	1987	17.02	3.04	6.93	0.41	0.60	28.00
斯威士兰	1989	23.76	9.45	0.43	5.17	0.70	39.51
多哥	1987	19.90	5.20	7.05	1.43	2.62	36.20
突尼斯	1987	14.60	5.93	13.86	8.17	2.33	44.89
津巴布韦	1989	23.18	7.55	3.37	0.46	1.14	35.70

				社会保障	住房和社	娱乐、文化	
	年份	教育	卫生	和福利	区环境	和宗教事务	共计
						和服务	
<hr/>							
<u>亚洲</u>							
斐济	1988	20.58	7.34	5.85	2.91	0.56	37.24
印度尼西亚	1988	10.00	1.75	-	1.71	0.58	14.04
马来西亚	1987	19.98	4.80	3.97	...	-	28.75
马尔代夫	1988	11.49	3.57	2.39	17.39	-	34.84
缅甸	1987	13.42	4.95	8.37	4.86	-	31.60
尼泊尔	1989	9.40	5.69	-	3.71	-	18.8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87	15.86	9.58	0.51	1.18	1.87	29.00
菲律宾	1987	15.71	4.57	1.72	0.48	0.60	23.08
大韩民国	1988	19.02	2.21	7.43	1.09	0.66	30.41
新加坡	1987	14.43	3.59	1.28	9.71	0.46	29.47
所罗门群岛	1988	22.38	6.21	0.76	2.68	0.67	32.70
泰国	1988	19.26	6.24	3.41	2.01	0.34	31.26
汤加	1988	12.94	7.13	1.07	1.66	-	22.80
瓦努阿图	1988	27.12	12.40	0.89	-	1.45	41.86
 <u>欧洲</u>							
塞浦路斯	1988	10.83	6.82	19.81	3.99	1.62	43.07

	年份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 和福利	住房和社 区环境	娱乐、文化 和宗教事务 和服务	共计
匈牙利	1988	2.12	1.74	27.45	1.24	1.79	34.34
马耳他	1987	8.84	9.23	35.12	9.79	0.97	63.95
土耳其	1988	12.73	2.38	1.24	1.82	0.01	18.18
南斯拉夫	1987	-	-	11.22	-	0.21	11.43
<u>中东</u>							
巴林	1988	12.35	7.65	2.38	5.10	2.02	29.50
埃及	1987	12.03	2.47	11.08	4.93	7.03	37.54
以色列	1988	9.56	3.71	20.99	0.22	0.99	35.47
约旦	1987	12.97	5.39	8.40	1.08	3.01	30.85
阿曼	1988	10.74	4.79	2.21	6.08	2.18	26.00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	1987	10.38	1.55	3.94	0.51	1.51	17.89
阿拉伯也门共和 国	1988	17.56	3.59	-	-	2.09	23.24
<u>西半球</u>							
阿根廷	1987	6.92	2.12	31.68	0.32	0.85	41.89
巴巴多斯	1987	17.08	11.55	21.29	3.31	2.70	55.93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 和福利	住房和社 区环境	娱乐、文化 和宗教事务 和服务	共计
年份							
巴西	1987	4.78	9.51	23.71	0.49	0.18	38.67
开曼群岛	1988	12.46	12.20	3.22	7.98	0.78	36.64
智利	1987	11.99	6.31	34.45	4.72	0.79	58.26
萨尔瓦多	1988	17.06	7.14	...	1.51	0.99	26.70
墨西哥	1988	7.44	1.10	8.29	1.00	0.26	18.09
秘鲁	1987	15.26	5.77	...	...	...	21.03
圣文森特和格林 纳丁斯	1988	17.30	13.41	2.30	3.89	0.16	37.06

• 在联邦宪制的国家,社会服务的开支主要由地方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因此这些国家没有列入名单内。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9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1989年,华盛顿特区)。

堡、荷兰和瑞典则超过60%。42个发展中国家有数据,其中巴巴多斯和智利较为突出,两国1987年的社会服务开支在中央政府总开支中的比重高于50%、在另一端,下列五国的比重则低于20%: 马拉维(1987年)、马里(1987年)、印度尼西亚(1988年)、尼泊尔(1989年)和墨西哥(1988年)。

20. 由于政府用于社会服务的开支数额巨大,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感到关注,要问:这些开支由谁支付、使谁受惠、为何开支增长至这么庞大、这些资金能不能更有效率地、更有效益地和更精明地使用。近几年来提问的理由更多了。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逐渐转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和越南经济体制的反应,都提到有什么新

的形式来提供社会服务的问题,以前这些国家是用社会消费基金提供的。大众在一代多的时间里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使人们免于沦为赤贫和陷入困境,他们有理由担心新经济体制下社会服务的安排问题<sup>18</sup>。在19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倒退,好几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和冲突,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推行稳定和调整方案而深受影响;这一切迫使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年中重新考虑其社会服务开支的数额和价值。

21. 人口结构的某些变化是引起新的对社会福利问题关注的根本原因。人口的老齡化,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较低的程度也在发生,使许多老年人的福利问题突出起来。在西欧,老齡人口(60岁以上)在总人口中比重从1985年占17.8%增至1990年的18.6%(大约500万人),在北美洲,这个比重从16.4%增至16.8%(大约300万人)。<sup>19</sup> 老齡人口本身的年齡构成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超过70岁。另外单亲家庭也大幅增加。在1988年,美国 and 丹麦,每五个有受抚养儿童的家庭中就有一个以上是单亲家庭;在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单亲家庭占有所有有受抚养儿童家庭的10%至15%。<sup>20</sup> 在许多欧洲国家,离婚和未婚妇女生育是1980年代单亲家庭增加的原因。<sup>21</sup> 在所有国家中,单亲家庭往往收入低,比其他家庭较易陷于贫困。许多单亲是20岁以下的青年妇女。青年单身母亲、特别是都市地区的单身母亲的大量出现,使母子福利服务方面产生了新的需要。

22. 许多社会福利方案的效率和效益日益受到怀疑,特别是大众不愿为此提供资源时更是备受怀疑。<sup>22</sup> 例如,瑞典已开始实行较严格的管制,防止社会保障制度被滥用。<sup>23</sup>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89年开始实行改革,精简健康保险计划的运作并降低处方药品的费用。意大利政府停止资助受惠人不缴纳或部分不缴纳投保金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以便保险费用能更公平地分摊到整个人口。<sup>24</sup> 法国于1988年12月颁布了一些法律,向所有缺乏足够资源的人提供“最低划一收入”,而不是象以前一样,只向一些特别的群体如残疾人、老年人和单亲家庭提供这种收入。为了防止最低划一



收入成为“穷人的工资”，这些法律还作了一些预防性规定。提供的援助是与社会和职业一体化方案联系起来的，其目的在于制止社会边缘化的进程，特别是在教育、就业、训练、保健和住房方面发生这样的情况。<sup>25</sup>

## 2. 保健服务

23. 在保健方面，备受广泛讨论的主要政策问题之一是执行系统的效率问题。<sup>26</sup> 保健服务费用的急剧上升有好几个原因。由于大众保健条件的改善和人口的老齡化，发病的格局有所改变，慢性和退化性等需要住院较久和更多人照料的疾病越来越多。<sup>27</sup> 医疗技术的进步产生了高度精密和昂贵的诊断和治疗设备。其中一些设备可以延长寿命，这在十年前还是做不到的，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医疗服务支出的需求。新药的研制使药物越来越贵。许多上述的变化，是由于安排和支付医疗服务的方式才发生的。家庭医生和普通科医生服务的减少，造成对专科服务的需求较殷，而这些服务一般说来是较为昂贵的。医疗费用直接由第三方如政府或私营保险机构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提供医疗服务时直接关心的费用考虑。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因而可建议和提供普通人对其实际效用毫无所知的昂贵服务。

24. 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抑制医疗费用并改进服务素质。抑制费用的政策则视乎保健服务的支付和提供方法而定。在政府支付和提供保健服务的国家如北欧国家、法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加拿大、比利时、卢森堡和联合王国，政府采取直接行动减低保健费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sup>28</sup> 医疗服务由强制性的社会保险金支付，联邦政府禁止由国家保险基金支付疗养的费用，并缩减购买之后可以获得偿还的药物清单。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采取直接措施来削减其管辖下的方案中不断急剧增加的医疗和保健费用。政府以及大公司，设法另辟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途径，与“管理保健”计划（例如“优先的服务提供者”和顾客缴付定额费用就可获得一切保健需要的保健组织）签订合同。

25. 由于保健服务是由受过长期密集训练的人所提供的，普通人的知识不足以

评估这些服务是否有效和正当,因此医疗人员的道德行为特别重要、长期以来,这些道德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医疗行业自我实施。较近时期以来,其中特别是在美国,长期、复杂和令人疲惫的诉讼所作出的重罚判决,对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步骤用以指导医务人员如何保持其职业道德。

26.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虽然个人支付的保健费用甚低,但也有好几个其他的问题。各区域的设备和服务仍然差别很大。在大多数其他国家,设备、药物和服务因资源不足而备受严重限制,一般的保健设施,例如医院,经常不符合清洁卫生的标准。

27. 在发展中国家,改善保健情况的主要方法(有时甚至是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是将保健服务转到提供初级保健服务方面,特别是儿童的免疫工作和使用廉宜和技术简单的方法来治疗疾病这两个方面。较合理的药物政策被认为有助于大幅削减费用。<sup>29</sup>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就减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而言,供应足够的饮食和卫生饮用水以及改善卫生情况证明比使用较大开支于保健服务更为有效。一些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和另外一些国家发生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使它们的资源大为紧绌。

### 3. 教育

28. 教育政策引起注意有几个原因。最常见的原因是必须对技术、生产过程和产品组成非常迅速的变化作出反应。为了能够推动和采用新技术,接受新的生产过程,以及在产品市场上竞争,高水平的教育已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些国家的经济,象日本和大韩民国,虽然缺乏自然资源,但拥有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仍然高速度地持续增长。第二,即使在农业等传统部门,南亚几个国家的经济因拥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而成绩斐然,比较之下几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却发生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第三,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为什么增加用于学校系统的资源却无法提高教育产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答案。<sup>31</sup>

29. 大多数国家仍然在研究如何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代经济上受影响

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困难也最大,一般而言主要因为它们一开始的平均教育水平低。农业科学家、推广人员和决策人员的栽培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它们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人员的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设法改变优先次序,在其教育计划中引进更多数学、科学和职业训练。

30. 在一些发达国家,重要改革之一是采用一套措施,促使公立学校提高教育素质。有人认为如果政府发给父母们凭单以支付其子女的教育费,而且让父母和子女自由选择学校,则学校管理人都会努力改进其教育素质,以吸引更多学生。提供低素质教育的学校根本无法存在,因为学生将离校他往。而且,学校管理人将用高薪自行雇用好的教师。这项提议虽然吸引人,但不是没有问题。有人担心让父母和子女这样选择将扩大好学校和坏学校之间的差距,主要因为受教育较多的父母能获得和利用资料,而受教育较少的人既无法获得资料也不会同样有效地利用它们。还有教师工会的利益问题,教师工会的会员可能不愿放弃继续任职的权利,这是经过好几代斗争才向雇主争取到的。

#### 4. 社会安全

31. 社会安全方案重新引起注意有几个原因。在苏联及其他过渡的经济体制,社会安全的问题很大,包括建立新制度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老年化、都市化和家庭关系瓦解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由于都市失业率上升、大部分农产品的国际价格跌落造成农村收入减少、以及在稳定和调整方案实行过程中政府削减支出而更加严重。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困难是社会安全方案为经济带来不必要的费用,而且可能产生“贫穷陷阱”,使人们长年、甚至到第二代都完全依靠社会安全福利。

32. 在以前的指令式经济下,根据社会安全方案援助那些失业的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既提供援助,也给予重新训练。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变革大致如此,提供财务及其他支助让失业者重新训练自己或创立他们自己的事业。在发达国家,已采取一些措施在提供社会安全福利方面进一步减少性别歧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制定法律,使它们的作法符合欧洲共同体1978年12月关于在社会安全事项上实

行男女平等的原则的指令。在若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包括芬兰、法国、希腊和爱尔兰,失业及其他社会安全福利已扩大到农业部门。这类福利也扩大范围将其他一些群体包括在内。

33. 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政府提供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安全,但受益者只包括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提供的援助数量往往很少。获得大部分福利的主要是政府和大企业的雇员。在非洲,一般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的公务员以外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89年未超过10%的是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和多哥。<sup>32</sup>近年来,政府政策主要在于加强、扩大和改进它们的社会安全计划。在若干发展中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和几内亚比绍,已将社会安全福利扩大到临时工人和其他一些同类的人。在埃及,对那些非经常工作的人实行一种特别的社会安全计划,包括老年养恤金、伤残给付和未亡人恤金在内。雇用妇女超过一定人数的企业必须提供托儿所的是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缅甸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C. 环境问题

34. 自《1989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出版两年以来,一些事态发展将环境问题提到了政治日程表的前面,重新促使大家努力,持续关注地球与其居民之间的关系。由于更加了解世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日益认识到只要大家努力的确可能维护环境,以及逐渐愿意承认贫穷同富裕一样对环境产生有害作用,都有助于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许多倡议。<sup>33</sup>

35. 1988年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14个国家以及1989年在美国进行的意见调查显示,人们普遍关心环境。<sup>34</sup>在进行调查的所有国家,重视减少环境对健康的危害的人比重视提高生活水平的人要多得多。绝大多数人希望政府通过和执行较严格的法律,使保护环境成为比较优先考虑的问题。<sup>35</sup>与此同时,大家更加了解到苏

联和东欧对环境的破坏情形。<sup>36</sup>

36. 经济进步与破坏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清楚。一方面是高收入国家大量利用资源而破坏环境。1987年,美国人均商业能源消耗量是280京焦耳,而印度是8。显然,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用的能源同美国一样多,在目前的技术下,将会产生“生态灾难”。与此同时,如果全世界的能源消耗量都低于印度的水平,同样也无法维持。<sup>37</sup>在低收入国家,对环境的破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等于利用现有的资源(例如土壤肥力、淡水、柴薪)勉强维生,而不顾子孙后代。由于更多人被挤到边际土地,诸如半干旱地和干旱地、山坡地、热带林及其他生态敏感的地方,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壤肥力减少、盐渍化、淹水、泥石流、柴薪短缺及不洁用水等问题本身就使穷人无法提高生产力。<sup>38</sup>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已证明,大量利用自然资源而无适当的维护措施,这样提高产量的作法可能对环境造成致命打击。<sup>39</sup>环境破坏的相当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利用能源的效率差,而是因为缺乏技术和设备来控制有毒废料。<sup>40</sup>由于了解到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事故辐射外泄造成的损害情况,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不喜欢以核能发电。关于可再生能源和非传统能源的技术没有明显的进步,使其他已知能源的成本下降,以便在经济上大量利用它们。

37. 消费者、生产者和政治领袖的认识大为提高。“绿色运动”的影响继续上升,尤其是在西欧。1989年在联合王国进行的意见调查显示,42%的人声称他们在去年曾特地选用“绿色”产品,比1988年多了两倍。<sup>41</sup>杜邦和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已宣布它们将停止生产一些有害化学品。其他一些企业已开始改用可重复利用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材料。在第十五次经济首脑年度会议(1989年7月16日)上,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首脑都呼吁采取决定性行动,了解和保护地球的生态均衡。1989年9月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指出,保护环境已成为全球关心的重大事情。英联邦政府首脑在朗卡维宣言(1989年10月21日)中指出,迫切需要经济增长以及将环境事项纳入经济规划和政策内,以实现持续发展。<sup>42</sup>

38. 国际上已发生一些重要的举动。《关于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国于1990年6月27日至29日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会议,对议定书作了修订。这个会议还为1990--1991年设立一个\$1.6亿的临时多边基金,以支付商定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增加的成本,使它们能遵守议定书的管制措施。第二届世界气候会议(科学/技术性)的结论认为,预测的气候变化将带给自然系统和社会制度过去10000年未有过的压力。<sup>43</sup>定于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将谈判和签署关于气候和保护植物和动物生命多样性的国际公约。

#### D. 药品滥用

39. 个人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会造成他丧失正常功能并有损健康的问题。由于使用受污染的针头注射毒品,结果传播诸如乙型肝炎和致命的艾滋病而使健康问题更加严重。滥用药品有其社会差异,受害者主要是贫民和青年。但是,在大多数国家,许多这些药品的买卖、持有和吸食是违法的。因此药品滥用既是一个保健问题又是一个预防犯罪问题。特别是毒品贩运者可以赚大钱使用高度精密的高杀伤力武器,并雇用大批人使用这些武器保护自己、保护贩运和争夺市场。这些贩运者不仅用暴力自相残杀和杀害无辜平民,并且还合法政府造成威胁,例如他们在1989年和1990年谋杀哥伦比亚的知名政治人物。非法药品的制造者和贩运者可赚大钱,若无法同时解决经济问题,就别想消灭毒品问题。因此药品滥用会对下述领域的政策产生影响;保健、预防犯罪,刑事司法、收入和就业以及政治稳定等。

40. 有证据表明全世界在1980年代期间药品滥用急剧增加,如下文表3所示。还有证据表明过去4年间美国的非法药品市场稍微下降,但是欧洲和日本则增大,看来苏联和东欧的市场也会增大。例如,由于古柯碱的价格每公斤从1980年的大约\$60,000降到1990年的大约\$10,000,因而一般收入不是过低的人都买得起。对这个挑战作出的主要反应是教育人民了解滥用药品的危险性,并执行各项戒除毒瘾的治疗方案。还不了解何以社会上有些人染上毒瘾而处于相同经济和社会处境的其他人则没有。为了防止通过受污染的针头传播病毒,有一些向吸毒者出售或免费提供清洁针

头的小型方案。没有证据说明这些方案已取得重大成果。<sup>44</sup>

41. 由于各国社会规定生产、持有、贩买和吸食这些毒品为非法,因而产生了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制度有关的问题。有人争论说,如果把这些法律废除或不予执行则药品滥用主要是个人问题和保健问题。荷兰最近获得的经验是这种改变的一个例子。<sup>45</sup>但是在大多数社会事实上药品滥用及其产生的有害后果是有社会差异的,吸引的是最易受害的一些人--青年和贫民--肯定不能赞同将使用这些危险毒品作为使用一般的无害消费物品合法化。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但是还没有展开重要的使吸毒合法化的运动。为防止和制止与药品滥用有关的暴力事件,已调用了大量的资源,并且个人作出坚强的承诺。资源的调用在美国最明显,个人的承诺在哥伦比亚最明显,在那里有好几位政治领袖、法官和记者反对毒品贩运者拥有私人军队和危险武器。<sup>46</sup>

表3. 据报导全世界没收的毒品数量:1980-1988年  
(吨)

毒品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大麻药草/植株	5806	5800	7295	11719	25815	6548	17999	53632	20901
大麻树脂	172	291	222	278	309	362	439	432	479
古柯碱	12	9	12	41	59	56	128	152	213
海洛因	3	6	6	12	11	14	15	17	23
鸦片	52	54	46	83	59	41	52	52	96

资料来源: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麻醉药品司。

42. 无论从哪个标准看,种植、制造和贩运毒品的经济利得都是巨大的。由于几乎所有的有关活动都是非法的,因此很难得到比较可靠的数据,但是已有的证据指明这是重要的经济活动。<sup>47</sup>此外有些国家毒品行业的薪金比合法经济中的可资比较工作的收入约高10倍。<sup>48</sup>种植古柯树或鸦片的地区的普遍情况是,这些植物是收益最高的作物。很明显,这是油水最大的经济活动,很难找到替代品。各阶段所获收益高到足以利用大量款额来贿赂公务官员,培训和再培训恐怖主义分子,并采取诸如破坏执法机构的权威这种其他措施。

43. 因此成功防止药品滥用的政策必须含有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而这样做可能费用很高。光是摧毁一片古柯树或鸦片作物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对种植者来说至少在经济上和种植古柯树或鸦片具有同样吸引力的其他作物。执法当局拦截毒品贩运是不够的,还须使贩运者失去其不义之财。美国法律允许没收被定罪的毒品贩运者的财产。法国和联合王国规定其银行必须向当局汇报帐户是否被用来是储存毒品贩运所得的收益。<sup>50</sup>最后很重要的是克制和减少对非法药品的需求,这样就可消除巨大的经济利得,有助于消除毒品祸害,它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为有力。

44. 过去两年内在国际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大会在1990年2月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该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际合作取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问题。后来于1990年4月9日至11日在伦敦举行的世界部长级减少麻醉品需求和打击古柯碱威胁最高级会议上,部长们对减少需求和控制供应同样重视。

#### E. 和平带来的好处

45. (1990年11月20日至22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确定了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国际社会对它的重要期望之一是“和平带来的好处”——很大规模地把资源从军用拨作民用。预期这种重新分配会增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发达国家会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资源。据世



界银行估计,从1990年至1993年的四年间美国每年节省的这类经费达\$450亿。这笔数目大约是每年援外支出的三倍。<sup>51</sup>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美国若将其国防支出减少1%就可将其官方发展援助增加29%。<sup>52</sup>1990年8月发生的海湾危机至少在短期内会多少减少得到这么大的好处的可能性。

46. 事实上国防支出在中央政府总支出和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数1987年比1986年稍降。<sup>53</sup>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在1988年和1989年期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世界军事支出减少略低于2%。<sup>54</sup>重要的裁减出现在美国、苏联、中国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1989年的主要武器进口量(见表4)从1988年的高进口量下降。但是,其他一些国家的进口量则增加很多。

47. 有好几项原因造成对和平带来的好处估计过高。发达国家裁减国防支出产生的第一个影响是总收入下降,在重新安插和转产工作完成以前很多人和设备被闲置。发达国家大量裁减军事开支若不配合别的部门增加开支,则可减低通货膨胀压力,因而使利息下降,从而减轻债务国政府的负担,进一步减轻财政预算问题,这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一样。但是,不能指望可以不花分文地为军事生产设备另找用途。各国政府或许必须运用巨额经费来重新培训和安置被裁减的军事人员。重定研究发展方向的工作可能需时更久。

48. 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凡是靠进口取得武器的,就可立即从进口军事设备和物资转到进口民用货物和服务。由于按照商业条件出售来代替以补贴方式出售军备,因此在进口上节省的费用可能没有最初估计的那么高。还有人怕因需求减低而把无法在发达国家销售的军事设备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制约这种流通的方法之一是发表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数量。军事人员的培训和重新安置问题可能比在发达国家更难解决。

表4.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武器进口数额  
(按198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百万美元)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印度	1 876	3 683	4 585	3 383	3 819
伊拉克	2 871	2 447	4 247	2 005	418
沙特阿拉伯	1 447	2 395	1 956	1 770	1 19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690	1 508	1 169	1 172	336
埃及	1 282	1 665	2 347	348	15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977	876	487	1 383	1 553
阿富汗	82	611	687	939	2 289
安哥拉	694	975	1 135	890	24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969	1 359	294	65	499
台湾	664	866	640	513	26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10	746	685	538	261
巴基斯坦	675	616	467	467	694
大韩民国	388	267	597	934	607
以色列	193	446	1 629	327	93
泰国	305	74	644	510	330
其他	5 753	5 026	4 601	4 012	3 893
所有国家共计	20 576	23 560	26 170	19 256	16 427

资料来源: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军备与裁军”,《1990年年鉴》,  
(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90年),英文本第228页。

## F. 结论

49. 在1980年代的最后两年,好几个国家的一些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其中包括从前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些基本的社会体制如政府、政党和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结果由于社会问题的性质改变,因此出现新的机构和组织来提供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社会服务组织、政策和政策工具都发生问题,革新变成相当普通。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人们对社会体制提出严重质疑,在这个区域里,许多国家的社会体制在过去四十年未能在经济及社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亚洲和拉丁美洲逐渐趋于建立民选政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仍在大辩论之中,虽然现在对政府不应插手的职能,和无可回避的责任,确实似乎比较清楚了。为了有效地分配和利用资源,人们非常重视经济及社会政策的手段,较忽视政策本身。

50. 这些变化的结果尚未完全显示出来。在苏联和东欧,新的经济结构仍在形成中。在他们建立市场机制时,新的法律、组织、监督机关等也将建立起来。新的体制一定会增加个人用来对付国家的权利。现在尚不清楚何种体制安排将取代在行政支配经济下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无所不包的强大的工作网。在发达国家,这些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体制安排仍然在形成中,因此,还需要新设计许多东西,并大量学习福利国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51. 对整个经济中的社会服务问题的注意大为增加。在发展中国家,贫穷、健康不佳及识字率低、尤其是妇女的低识字率,都是令人关切的重要原因。在受影响国家,1980年代的经济困难妨碍提高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在从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最重要的问题涉及资源利用效益和服务效率。正在采用备选的政策办法,主要是为了在提供这些服务的组织内获得有竞争力的条件。这种经验还太少,无法获得普遍适用的大致健全的推论。

52. 在国际合作方面,有值得注意的进展的领域是打击滥用药物、保护环境和减少军备。毒品业作为有力的国际经济活动的出现,威胁到个人生命、整个社会和

政治制度,开始引起反映,出现政府间的合作活动。但是,成功地对抗毒品业的财富和机智所需的资源还有待筹划。使主要生产者认为值得从种植古柯和鸦片改为其他作物的方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各国政府筹备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时深切地感觉到对环境的威胁确实是全球性的,必须采取国际行动,扭转对环境的损害并促进环境可以承受的发展。高收入国家高度密集地利用资源以及低收入国家对生态系统的毁坏,都以不同方式对环境造成高度破坏,这是过去两年形成的较有帮助的见识之一。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已成为任何认真地制止对这些国家的环境大肆破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个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彼此态度的急剧改变提供机会大量裁减这些国家的军事支出及明显地减轻区域冲突的强度。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于民事用途、尤其是社会发展,将需要时间和很多干劲与独创性。

注

- <sup>1</sup>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89.IV.1。
- <sup>2</sup> 非洲人民参与发展宪章(1990年,阿鲁沙),E/ECA/CM.16/11,第18页。
- <sup>3</sup> *Ekonomika i zhizn*,第43号,1990年10月,第16页。
- <sup>4</sup> *Argumenty i facty*,第44(525)号,1990年11月。
- <sup>5</sup> 东欧外国广播新闻处,第124号,1990年6月27日,第61页。
- <sup>6</sup> *Argumenty i facty*,第44(525)号,1990年11月。
- <sup>7</sup> “私人部门开始相当自发地成长,个别企业如雨后春笋”。载于 Janos Kornai 著的“所有权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改革经验”,刊登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4卷,第3号,1990年夏,第135页。
- <sup>8</sup> 参看 Kalman Mizsei 著的“匈牙利私有化的经验”,载于为1990年6月13日和14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世界银行关于东欧和中欧私有化和所有权改变会议准备的文件第20页。
- <sup>9</sup> 参看 Witold Walkowiak, Mikolaj Breitlopf 和 Darinsz Jaszezynski 合写的“波兰的私人部门和私有化”,载于为1990年6月13日和14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准备的文件第2页。
- <sup>10</sup> 载于 *Ekonomika i zhizn*,第43号,1990年10月,第15页。
- <sup>11</sup> Sunita Kikeri 著的“Bank Lending for Divestiture. A Review of Experience”,载于世界银行工作文件。1990年5月,华盛顿特区,第43页。
- <sup>12</su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Africa Recovery*,1990年4月-6月,第10页。
- <sup>13</sup> 参看 Ann O. Krueger 著的“Government failures in development”,载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4卷,第3号,1990年夏,第9-23页。
- <sup>14</sup> 参看 William J. Baumol 著的“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载于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年  
第98卷第5号第一部分第893-921页。

<sup>15</sup> 参看 Anne O. Krueger 著的《同前》，第19页和脚注20。

<sup>16</sup> Albert Fishlow 著的“The Latin American State”载于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第4卷, 第3号, 1990年夏, 第61-74页。

<sup>17</sup> Larry E. Westphal 著的 Industrial Policy in an Export Propelled  
Economy: Lessons from South Korea's Experiences 载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第4卷, 第3号, 1990年夏, 第41-59页。

<sup>18</sup> 参看 J.K. Galbraith 著的“The rush to capitalism”载于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0年10月25日。

<sup>19</sup> 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1989, 人口研究第113号,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  
品编号第E.89.NIL 12, 1990年, 纽约, 第47号。

<sup>20</sup> 美国劳工部的 Monthly Labour Review, 1990年3月, 第50-51页。

<sup>21</sup> 欧洲委员会的 Household Structures in Europe, 1990年, 斯特拉斯堡, 第10  
页和第60页。

<sup>22</sup> 参看 Assar Lindbeck 著的“Consequences of the Advanced Welfare  
State”载于 The World Economy, 第十一卷第1号, 1988年3月, 第19-37页以及  
Gary Burtiess 著的“The Economist's Lament: Public Assistance in  
America”, 载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第4卷第1号(1990年冬),  
第57-78页。

<sup>23</sup> 经济学家情报处的 Country Report, Sweden, 第1号, 1990年, 第11和12页。

<sup>24</sup> 国际劳工组织的 Social and Labour Bulletin, 第2号, 1989年, 第199页。

<sup>25</sup> C. Elvin 著的“The minimum integration income: factor in social  
change”载于 The Social and Labour Bulletin(国际劳工组织, 日内瓦, 第2号,  
1989年)第106页。

<sup>26</sup> 参看David Parkin 著的“Comparing health service efficiency across countries”载于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第5卷,第1号(1989年春),第75-88页。

<sup>27</sup> 1987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按人均计算每年保健支出总额 65-69 岁的人是 \$ 3 728,85岁及以上的人则为\$9 178。参看David M.Cutler,James A. Poterba, Louise M.Sheiler 和 Lawrence H.Summers 合著的“An aging society:ppportunity or hallenge”载于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1990年,第9页和脚注6。

<sup>28</sup> 从1990年10月3日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个德国合起来组成一个主权国。从统一之日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名称为“德国”。

<sup>29</sup> 参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1990年,纽约),第83页。

<sup>30</sup> 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1990年,华盛顿特区,第74和75页。

<sup>31</sup> Eric A. Hanushek 著的“The economies of schooling: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 public schoos”载于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二十四卷,1986年9月,第1141-1177页。

<sup>32</sup> 参看Jean-Victor Gruat 著的“Social Service Schemes in Africa: current trends and problems”,载于International Labour Reivew,第129卷第4号(1990),第409页。

<sup>33</sup> 参看 Linda Starke 著的 Signs of hope: Working towards our common future ( 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自环境和发展世界委员会报告出版后的倡议概览载于 Our common future (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sup>34</sup> 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津巴布韦、中国、印度、日本、沙特阿拉伯、阿根廷、牙买加、墨西哥、匈牙利、挪威和德国进行调查。参看世界资源研究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编制的 World Resources 1990-91 (纽约和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10和第47页。

<sup>35</sup> 世界资源研究所, 同前, 第10页。

<sup>36</sup> 参看Patrick Hubert 著的“L'ecologie dans les pays du bloc sovietique”载于in Futuribles, 第132(1989年5月)号, 第54页。Hubertus Knabe 著的“Glasnost fur die Umwelt. Zur Lage des Umweltschutzes in Ungarn”载于in Osteuropa, 第39卷第7号(1989年7月)第637-639页; 1990年4月8日《纽约时报》的“Rising iron curtain exposes haunting veil of polluted air”; 以及1990年7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5/342-E/1990/102)。

<sup>37</sup> Robert Dorfman著的“Protect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n immodest proposal”, (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 赫尔辛基, 1989年9月27日), 油印本。

<sup>38</sup> 参看 H. Jeffrey Leonard 等合著的 Environment and the po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a common agenda (美国新不伦瑞克和牛津的 Transaction Books, 1989年)。

<sup>39</sup> Randolph Granser 著的“Perestroika in Energy: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载于OECD Observer, 第155号, 1988年12月/1989年1月, 第22-27页; 同时参看世界资源研究所同环境规划署和开发计划署合作编制的 World Resources 1990-91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牛津), 表21.1和317。

<sup>40</sup> 参看William Chandler, Alexei Makarov 和 Zhou Dadi合著的“Energy for the Soviet Unio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载于 Scientific American,



1990年9月,第121-127页。

<sup>41</sup> 载于The Economist的“Seeing the green light”,1990年10月20日,第93页。

<sup>42</sup> Linda Starke 著的“Signs of hope Working towards our common fu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90年)第17-37页。

<sup>43</sup> 秘书长关于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报告(A/45/696/Add.1)第3页(英文本)。

<sup>44</sup> F.R.Ingold 和 S.Ingold 著的“The effects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syringe sales on the behaviour of intravenous drug users in France”载于Bulletin on Narcotics(麻醉药品司,联合国出版物)第四十一卷第1和第2号(1989年,纽约)第67-80页。

<sup>45</sup> 载于The Economist 的“War by other means”,1990年2月10日,第50页。

<sup>46</sup> 参看载于1989年4月的America's Watch Report 的“The Killings in Colombia”,以及拉丁美洲华盛顿办事处的UPDATE所载的“Paramilitary Groups Fuel Political Violence”,1989年1月-2月。

<sup>47</sup> 根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曾计算1989年全球被禁止的麻醉药品贸易价值为\$5000亿。这载于1989年9月12月的The Economist 第21页。

<sup>48</sup> Bruce Bagley 著的“The Colombian Connection:The Impact of Drug Traffic on Colombia”,Tufts Experimental College 为1988年3月举行的题为“麻醉药品、国际安全和美国的公共政策”的会议复制。

<sup>49</sup> 引述The Latin American Newsletter的Eduardo Crawley所写的“The Kickback from cocaine”,载于1990年7月4日的 The Economist。

<sup>50</sup> “France asks banks to reveal drug accounts”载于 Financial Times,(1990年2月8日)。

5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0年(华盛顿特区,1990年)第17页。

52 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的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1990年年鉴》,1990年,斯德哥尔摩)第209页。

53 国际货币基金的Government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89, (华盛顿特区,1990年)。

54 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的(《1990年年鉴》,同前,第143页。

## 附 件

### 1993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 (纲要草案)

#### 一. 社会情况

##### 章次

#### 1. 人口

- 1.1 数量、分布、密度、增长、城市化、国内移徙(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
- 1.2 出生率、死亡率、年龄组成情况、受养比率、老龄问题
- 1.3 家庭人数、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
- 1.4 国际移徙
- 1.5 劳动力、妇女的参与
- 1.6 对社会政策的一些影响

#### 2. 营养

- 2.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营养不良
- 2.2 缺乏维生素
- 2.3 粮食供应
- 2.4 粮食分配
- 2.5 饥荒和饥饿
- 2.6 最易受伤害的群体和国家

#### 3. 住房和卫生

- 3.1 指标:住房、水、废物处理
- 3.2 所需投资估计数

#### 4. 卫生

- 4.1 卫生的指标: 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估计寿命
- 4.2 发病形式, 包括艾滋病
- 4.3 免疫工作
- 4.4 保健投入(医生、护士、医院)
- 4.5 机会与平等: 性别、区域、城市与乡村
- 4.6 主要政策方针

#### 5. 教育与识字

- 5.1 教育的指标: 按年级和按性别统计的就学率
- 5.2 识字; 书报; 收音机、电视机
- 5.3 教育投入: 学校、教师、设备
- 5.4 机会与平等: 性别、区域、城市与乡村
- 5.5 主要变化与反应

#### 6. 失业和低生产率的就业

- 6.1 发达国家: 新移民和长期失业者
- 6.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东欧国家: 新现象
- 6.3 发展中国家: 低生产率的就业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
- 6.4 政策反应

#### 7. 收入分配和贫困

- 7.1 各国的水平与差异
- 7.2 国内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 7.3 贫困

#### 7.4 政策反应

### 8. 社会服务开支

- 8.1 政府社会服务开支格局;政府军事开支、债务偿还开支以及裁军的潜在影响
- 8.2 分配:城市、乡村;区域
- 8.3 私营部门开支
- 8.4 新的问题

### 9. 生活质量

- 9.1 脱离社会生活主流和参与公民生活
- 9.2 家庭暴力、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少年犯罪
- 9.3 参加文化生活的机会
- 9.4 各种各样的条件

## 二. 主要问题和困难

### 10. 全球的社会变化

本章讨论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利用的主要是全国性资料,也利用一些时间分列资料。本章也将审查采取社会发展政策执行重大反贫困方案的社会和政府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过去资源流入社会服务部门对经济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审查最近的经济变化(债务问题、资本倒流、军事冲突、自然灾害)同社会状况的联系。本章将着点论述国际移徙问题,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东欧和苏联的移徙工人问题。本章也将讨论结构调整和稳定政策的不同的社会影响以及《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7/47号 and 第1989/72号决议;大会第44/56号决议第9段)。

### 11. 生产和消费方式与环境

消费方式(废物处理、对生命维持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主要资源(土地、水、森林和植物)的利用以及某些生产工艺(有毒废料)都会破坏环境。本章将讨论

低收入和高收入的生产及消费方式造成不利影响的性质以及能更有效地保护环境的政策与政策手段的性质,探讨贫困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国际合作的范围。

## 12. 通讯的发展和社会变化

最近数十年来,通讯工具迅速多样化,并得到大大改进。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通讯工具更加价廉,更加多样化,能过穿越国际障碍,供更多的人使用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新闻和其他信息。这些变化对人们的期望、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和政治变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部分问题也许是公众可能无法利用如此大量的信息。本章将简述这些变化,并评估其对社会的影响。

## 13. 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重大变化

198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出现了重大的体制变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在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变化最为明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都受到大胆的质疑,自愿组织纷纷成立,对付新的问题,包括环境保护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提高技术水平,这进一步推动了私营企业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家精神。本章将阐述上述一些变化,分析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71号决议第4段和第1989/120号决议第10段;大会第44/55号决议第6段和第44/213号决议第8段)。

## 14. 对社会保障政策的新的挑战

各类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都遇到严重困难,被迫应付新的挑战。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由于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新的政策和政策手段。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代实行公共需求紧缩和经济紧缩,结果使基本和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安排变得很不充足。在拉丁美洲,在向非就业成年人提供社会保障福利方面存在着特殊问题。发达国家也发生了严重问题,这是由于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为社会保障提供资源,一些人还担心现行政策已经造成一种贫困文化。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组织提供服务方面的严重问题。本章将简述新的挑战性质,并详述未来反应的形式。

## 15. 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些后果

最近数十年来,技术的迅速进步对社会福利和发展的一些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在于失业队伍的构成和技能培训。此外,在卫生服务部门的资源分配和医德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技术的进步还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法律制度需要重新确定诸如家庭、父母等的基本关系的长期存在的概念,确定新的犯罪类型。本章将阐述这些新的挑战的性质,并审查为迎接这些挑战的各种政策和方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9/47号决议和大会第44/54号决议)。

## 16. 社会整合与社会解体

社会上有两股似乎矛盾的力量在起作用,一股力量造成整合,形成更大的社会,另一股力量在造成解体。目前,国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关系已经减少。国内却重新发生或新出现各种争斗,尤其是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争斗。造成这些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也许是发展进程本身的性质。本章将审查整合与解体的力量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势头。

## 17. 烟、酒和麻醉品的滥用

烟、酒和麻醉品的消费和滥用对个人和社会有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导致健康不佳,暴力和严重犯罪活动,威胁及个人以及合理、合法的政治进程。其中一些影响也具有不同社会后果。本章将补充《1989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所述的情况,并讨论能帮助消除这些不良影响的政策(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讨论)。

## 18. 结论

-----